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偽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模失誤處亦  
比他卷爲少

小大悉帖

長睿會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時語按  
此帖筆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模  
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收字

施作惟顧作惶以海以字黃作臨顧作諮死  
如如字黃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  
是比來顧作以來亥多當是賓禽王略帖賊  
重命想必禽之多字亦如此顧作賓命多問  
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尔耳當是故尔耳或  
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為定

卞公陳云卞壺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殷  
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

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  
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  
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  
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  
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  
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  
秋翼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  
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深痛  
惜之故於庾稚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  
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意蓋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模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橫波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有橫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上不同又以此下頃爲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爲得

當字慮叛字鉤模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

以顧作似非若耶觀空當是觀望模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是乃左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耳一作者非一日一亥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山字末筆疾引下當是不一而鉤模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別爲一帖名或作不非

轉佳帖

自勞弊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  
一點皆鉤模之誤或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  
或字皆如此一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sub>レ</sub>當是力不二劉顧作具非<sub>レ</sub>當  
是羲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  
帖末者為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書處與子札  
皆拜散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

晉度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  
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四行當別為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  
爽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偽作

注劉顧作往一作德冷劉顧作冷一作論俱未



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內合同并集賢院印又我鷺溪黃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內府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得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其非偽作無可疑矣

力不<sub>二</sub>當是力不二劉顧作力不具非

### 賢內妹帖

久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知字作<sub>玄</sub>或由書法各異

###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為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作<sub>友</sub>此作<sub>雨</sub>則是<sub>雨</sub>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sub>雨</sub>兩字正作<sub>雨</sub>

###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郗曇為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云重熙曰便西與別蓋將代羨時語也

###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潤轉又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為偽按此帖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是

知足下常曰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示之明是不一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羲之頓首字悵然下亦有羲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以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云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目右軍為不減阮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温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灸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

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如此末云自必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說者耳鐵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是梁人決知非也阮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或作既月尤非口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大灸不得力黃作大惡顧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模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不  
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  
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模少一折義裁字模誤刻下行短當  
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温未入洛前語

正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  
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

丘彥遠帖錄云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  
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  
越之戴山今為戒珠寺隸山陰庸非此宅圖  
邪

世叔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卣徐澄齋誤作卅  
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  
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別為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之。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連之亦二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此作。則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誤。日文義當是今日非緣模誤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顧作比皆非採系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失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想不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返非。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迥與上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誤也

不<sub>レ</sub>當是不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查云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罔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耳要之皆是偽帖

獨坐帖

果<sub>レ</sub>按書法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曾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褻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克國之討罕羗初是之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乏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又劉誤作見之當是督劉合上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黃甘帖

三百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顧誤作二

百舡(劉顧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云信遂不取荅言使者不取荅書也後世始以信為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兩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  
與萬為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  
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温經略中原  
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  
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蓋是其將往  
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蓋  
聞其病少瘡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  
詞語正相首尾

不彡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彡至字  
似王字當由鉤模少誤彡當是不一一下

還具正作彡則知此之當為不一也劉顧  
亦作具非

取卿女聳帖

汝和云聳壻同干祿字書聳聳壻上俗中通下  
正劉與施誤分作知耳兩字保泉本作沐大  
觀同種當是腫石當是不言腫休不今何似  
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  
其跋秘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

雅定非右軍不能米黃所鑒皆臆決無據故  
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  
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劉施誤合作幾々或作區區  
面り顧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  
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  
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

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  
軍事檢察會稽苛急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  
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  
時與人道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長岑遂謂  
逸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浦滯夫以右軍  
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  
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  
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檢  
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嶺峨眉  
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

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模多誤自以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模  
正舍逸如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  
及人事請託米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  
作北都長睿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  
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  
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意始  
終耻為懷祖下耳自行入失辭為時流所笑  
於是始為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  
意尚未決絕也未忽或作未忽或作未免或

作未見皆可疑小字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  
元章謂不差豪髮未之細審耳以當是頃劉  
誤作須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祿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漸薄

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  
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  
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  
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  
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  
多姿已逗漏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  
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迥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爲  
無名人僞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借非獻之韻

自可賞亦以米說爲過

未嘗暫撥當是掇字施作撥殆無定處施作寘  
顧作寘漚流施作漚顧作灌既已往矣顧云  
當作自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爲定闕  
疑爲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上  
作一帖誤鶩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

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真壽我鷺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安查我鷺者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鷺即逸少所愛之我鷺甚可鄙笑按右軍有我鷺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爲小字如鷓鴣不佳鷺還慰姊意之類賤之深正愛之甚也已嘗向發宜作當言我鷺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懷也下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 諸女帖

何日至至上至轉筆圓下至轉筆稍方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脫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炳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乖離舛繆尚如此況不經見者乎以此而推其他乖離舛繆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

苴之論推理殆不爲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官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今不爲因參耳比者怗怗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清少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校因參作因累

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加一點言下亦加一點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以因參爲因參則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帖而二刻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爲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爲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爲患患字俱模

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政  
爲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絕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  
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  
由正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  
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  
其初也

體復何如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小帶與如  
字接故有似必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佳作

當是行有佳酒行黃諫作何酒次莊作治俱  
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別用摹  
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  
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  
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  
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迴各有勝處快雪  
當別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爲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比亦通顧汝和云比麟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兄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之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克顧作克皆非願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倪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忽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筆帶上來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爲一帖最是顧誤合爲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模失之耳噉復多少文義當是噉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緣

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不至言思戀無所不至也至與稷帖群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願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至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獻之亦忘憤當是惡憤言歲盡感懷負殊惡憤也或作忘作忘俱未是勿謹乃法不天勿當

是勿勿晉人多以倉皇為勿筆勢偶短耳劉作勿非匆匆乃近世語晉士無此謹乃當是謹白法不天當是諸不具顧作勿謹拜疏不具皆失之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乃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衛將軍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况下僕射正為王

劭則衛軍爲恢無疑

冠字多懸企之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鬱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  
小亦異當別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  
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  
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  
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  
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

叙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潤  
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  
梁御府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  
人乃云僧者曾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爲曾不  
知老之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載此叙  
俱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模帖者勿問其  
贖滅注闕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  
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  
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  
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僞智果書

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礮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  
寒熱散之類散中蓋用礮石是性極熱有毒  
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  
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  
服生礮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者果礮  
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  
下亦有礮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冰又  
鸛伏卵以助暖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  
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  
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  
下有獻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別是一帖  
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合上作一帖  
誤

姊性帖兩考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  
江荆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

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  
以武陵王黨殺之温於廣州飲鴆卒希以討  
桓温故城陷被捨希邈及子姪五人斬於建  
康市惟友及温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艱  
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者也子高未  
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考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  
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為郝氏賀羲之郝鑒婿獻之郝曇  
婿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郝離婚此帖  
當是離婚後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  
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  
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  
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絕糟糠為終身之  
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別至此唯  
當絕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  
亦何及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

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  
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欲與姊偕  
老定當爲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睿但云當是  
與郝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郝氏自太尉鑿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  
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讀  
爲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晉大夫卻縠  
之後郝鑿乃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後姓原既  
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  
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字暢劉作觸頗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  
觸額合歡睡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  
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子顧作別爲是長睿  
作反亦通或誤作列何作當是纏綿顧作俯  
仰誤也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徽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多少當是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  
者失之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信還帖是信還  
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之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今娛帖本作娛劉  
譌作悞不乃忘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徑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徑  
感當是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  
小亦旁注模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興字後當是復

一作後非故之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  
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昨遂不奉別帖

黃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  
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  
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  
遂多闕耳觀其可讀者知其尔耳米元章專  
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  
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

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  
歷世傳寶墨跡豈有偽理長睿每以辭語明  
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無據又此帖唐摹墨  
跡今藏 武英殿曩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  
下紙破碎尚有別悵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  
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深大觀承之皆  
誤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  
淳化信士苴矣

腎氣丸帖

比服服字作𠂇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齊劑

通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  
以中筆帶下當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  
縱逸之氣故時露洵洵二字相混無別當由  
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此字首筆當帶上別  
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  
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

人語但筆勢踈緩謂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人僞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踈請加禮未幾遇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

以長睿之言爲正

玄度許恂也興公孫綽也齡即修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諸之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僞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諸帖當是一手僞書賴字左半鉤橫小失薄冷益部兩帖

黃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元章云薄冷益郎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爲歐陽率更書實  
然但米誤以益部爲益郎耳益部者舊傳蓋  
借陳壽所著益部者舊傳也

爲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  
是求以、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  
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別爲一帖非直文義我不屬筆  
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僞書米鑒良是又鉤  
模多失筆家况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  
晉人不以信爲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  
不是信也德遠信字中失一小畫所致以字  
本一重筆有飛白今分爲二永、觀其筆勢  
疑當是永与失中一畫何可、、、疑當  
是何可與恐永問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今  
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爲可

鬱鬱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

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令風骨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二帖

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絕類右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以為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無常當是諸從之有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黃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

云黃門隕背當別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也當是知劉作欲非更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鉤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靜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

乃傳寶至此泉本不復錄此三行耳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偽爲之

###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絕不相同懽恠可  
之、後作懽恠可言此作懽恠字書無懽字  
乃鈎模之誤當以恠爲正可、當作可言劉  
顧作耳誤  
可必不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別是一帖劉台亭下諸舍四  
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勞下明有空地其非  
一帖決矣

###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  
是兩帖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  
惜耳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秋水藕花居校刊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偽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偽者  
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  
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  
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爲大令真筆餘皆俗手  
僞書爲沿門搨黑者開先路就中鴛群一帖  
筆力猶鬱勁道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

遠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斯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爲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僞爲二王帖語耳王元

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美震於其名不敢更爲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別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可沿門搨黑

長睿云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亡其半上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逸少部中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

書勝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別是一書邪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楊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年領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玄之領江州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僞正不待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彥遠作改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舫東改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改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繁蕪之無本不應有草以乃湖字劉作御黃作仰皆非信還一一當是一二張彥遠正作一一顧作具非白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也疑當是紀若顧作絕欲可疑未識字勾模有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僞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重一  
枋字末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  
同當是鉤模脫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說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  
知僞作無疑也

此豈常下五、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  
之當是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云字  
洑當是竦或誤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

莊正合爲一以施作頭頂劉顧作頭項疑  
當是誤攻言恒患授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  
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  
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  
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僞書

前兩帖凡字俱當是頃二王帖凡頃字俱作以  
若須字便作以左上多一點

遠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

又多一折或以上小畫爲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爲可不知如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真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玄以當是常復顧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以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非後面得送亦是卿也過半日定當是半日模搨失耳

當是喻顧作呱非于帖明是一十顧云當合作卑非所以致鄴陽當是鄴陽以地名故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歎陽非帖後有諸訛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非矣劉顧作貪黃諫作奕

忽動小行帖

畫字山谷作畫以爲筆誤成十是也自不可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當是岐當還岐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

亦不甚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別爲一帖多字模誤於勝常正是想顧作於誤向達都向字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爲一手僞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

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以爲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爲一帖信是有見之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還道與之全不同此當模誤分作之言當是分張可言帶上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徃徃多如此劉顧不知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僞帖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以置子敬卷首豈以此諸帖爲子敬奇絕之作耶第六卷適欲遣書等帖亦以置

右軍之首見亦如此待書真偽莫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爲米王二公掇擊盡也元章謂已上諸帖爲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于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爲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爲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彡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彡字如出一手不必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爲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未還了尔了字可疑劉作何顧作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爲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十卷大令書當是僞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真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  
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爲右軍且爲之  
贊柯九思等亦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  
工穩然之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  
等帖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  
駭人意然正有見

###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

之如右軍豹奴晚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  
月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爲一手僞作此豹奴帖筆  
意充裕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爲後  
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矣然此數帖格  
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僞書中  
合作

###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  
名人書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

帖後王侍書不省以前二段爲古法帖以此一段爲大令帖又於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爲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爲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僞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逮乃盡字章艸法故爾次莊誤作建

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

體差相亂模者謬誤置之

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葛語尚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

何屺瞻云來當作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雋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問、事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字作悶暈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別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爲非王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者爲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

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爲主此極熱兩帖與上鄱陽阿媵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爲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僞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絕艱辛也爲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大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爲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

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多當是知一作欲非

舍內帖

分連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作分連顧作分遣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僞作長睿以爲宋齊

人恐尚是過論

言多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多與此不同作居爲是末々當是二一作耳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爲僞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時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爲中領軍庾冰亦爲領軍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丹揚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巖

爲丹揚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恪爲中領軍  
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庾和也鄱陽  
見前卷

故玄風當是苦風帖後疾玄字同此作在非作  
者亦非亦之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亥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摧寇帖亥  
字正如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爲偽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筆

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爲偽恐是  
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鄱陽同出一手

昨日諸願帖

此字誤從目鈎模有失冷當是冷作洽誤常急  
么故尔怱一當是常惡公故尔怱怱言捺之  
割不差胸次常惡想公亦當怱怱古人文字  
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怱一作憤  
憤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

昨爲作次莊誤以復爲腹皆非殊之文義當是殊之言以昨下故殊之也筆駛有似口耳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丸的字中少一點模搨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爲正筆以力當是與得力亦緣筆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尤非謹當是謹白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爲羊欣書尤爲臆決此與上月終帖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爲僞此竟云羊欣自異其鑒不可解也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嬾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携其長幼汝帖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可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亦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爲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爲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

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嫂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僞書

海鹽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鶯時子敬尚幼小未必能作此簡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僞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

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崇虛劉道士鶯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蓋以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鶯山陰曇曜邨道士舉群贈之故傳會作此帖耳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其僞不疑

海鹽筆法當是海鹽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近定當是也崇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